

芙蓉笑江湖系列之

# 铁鹿游宫记

柳残阳著



# 回 目

## 上册

- 一 赛刀会惊动武林 ..... (1)  
江山智进百花城
- 二 青衣人暗图杀仇 ..... (26)  
江山夜闯禁城内
- 三 小玉刀初露锋芒 ..... (55)  
金冠人阴施诡计
- 四 梅恨天还人情债 ..... (74)  
白衣客仗义援手
- 五 好心人竟遭暗算 ..... (110)  
救江山兄妹反目
- 六 美姑娘情缠意绵 ..... (134)  
白衣人跟踪而至
- 七 齐九举义薄云天 ..... (150)  
双凤门公主叙情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八  | 归元寺拜访老僧<br>扬州第一楼掷金 | ..... (178) |
| 九  | 公子情感雪姑娘<br>江山夜救有情人 | ..... (201) |
| 十  | 闹扬州逼出八怪<br>乐八爷招供实情 | ..... (221) |
| 十一 | 夜入凶宅遇黄君<br>残垣断壁钗头凤 | ..... (244) |
| 十二 | 史祠外公主失踪<br>爱黄君恨天施暴 | ..... (270) |
| 十三 | 楚云秋掌退黑衣<br>骗仙莫言巧答疑 | ..... (303) |
| 十四 | 枯井寻到残废人<br>江山二赴百花城 | ..... (322) |
| 十五 | 萧栖梧追觅江山<br>美姑娘谈笑退敌 | ..... (344) |

---

## 下册

- 十六 楚云秋身陷石室 ..... (369)  
得画像逃离魔窟
- 十七 逍遥宫礼遇江山 ..... (396)  
拔针救醒薛空群
- 十八 左手刀嗜杀成癖 ..... (428)  
黄君怜悯梅恨天
- 十九 梅恨天大意中毒 ..... (447)  
柳不凡恩将仇报
- 二十 傅公子赴约救姐 ..... (474)  
楚云秋援手相助
- 二十一 傅天翔回心转意 ..... (486)  
命爱女追随江山
- 二十二 寻黄君发现车马 ..... (508)  
大侠力战双凤门
- 二十三 水榭前宫主伤情 ..... (527)  
小玉刀快解尸毒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二十四 | 梅恨天道明身世<br>二老智夺残废人 | ..... (560) |
| 二十五 | 柳不凡恶意离间<br>秦含姻痛说原委 | ..... (589) |
| 二十六 | 梅恨天旧病复发<br>楚云秋再问门主 | ..... (612) |
| 二十七 | 解谜团故乡寻父<br>义母子本是骨肉 | ..... (632) |
| 二十八 | 老姐妹冰释前嫌<br>残废人惨遭毒手 | ..... (653) |
| 二十九 | 梅恨天大打出手<br>众人前兄弟相认 | ..... (679) |
| 三十  | 为除魔武林团结<br>残缺门自取灭亡 | ..... (701) |

百花城主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毁了他的容，剝了他的眼，割了他的舌，斩了他的手，恨只恨我没有废了他的两条腿！”

楚云秋心头一阵震颤道：“你还不解恨么？”

百花城主道：“不把他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，难消我心头之恨！”

一顿接着又道：“我不再说了，我要带着我‘百花城’的杀手找我的仇人去，我要手刃他，至于这座‘百花城’，今夜三更就会爆炸，我埋在地下的炸药不少，只一下就会让整座‘百花城’灰飞烟灭，变为平地，这又是我一片基业，好在这回是为埋葬你，我心里还好受点儿，言尽于此，再见了，楚云秋！”

“叭！”地一声，那个小洞又合上了，灯光也没了。

楚云秋听得心神狂震，他猛提一口气贴墙腾身拔起，到了三太左右处，他翻腕掣出他那把小玉刀，猛力一下拔起了石壁，一只手抓着刀把换气借力再腾身，看见已到顶上翻板，暗聚真力，猛扬双掌，全力施为，向着顶上劈了出去。

只听‘砰！’的一声巨响，震得四壁为之颤动，顶上的翻板未动分毫，楚云秋却被他疾旋四溢的反震之力震了下来，幸亏他匆忙中提气，要不然非摔伤不可。

楚云秋一击未奏效，反而差一点伤了自己，他怔在了那儿，这一怔人也渐渐趋于平静，他知道自己凶多吉少，可是他更明白急乱没有用的。

当他回过神来时，将头低了下去，这一低头不要紧，

---

他一眼瞥见左边石壁下不知道什候多了一些沙土。

他心中一动，忙伸手摸向左边石壁，他摸着了，他看见了，有一块青石边缘砌的土掉了，露出个洞，而且有风从那个洞里吹进来。

楚云秋心头一阵狂跳，这必须是刚才他那全力施为的一击震出来的。

百花城主刚才就在隔壁，不正表示隔壁是个通外头的地方？

楚云秋腾身又起，拔下了他那把小玉刀，沿着那块青石边缘的缝隙一点一点的扎，一点一点的挖。

顿饭工夫之后，终于把一块青石挖了下来。

石壁上一个一尺见方的洞，风从这个洞口往里边灌，那边跟这边一样，也是黑忽忽的，不过楚云秋可以看出那是条弯曲的甬道，尽头不知道有多深，不知道通往何处。

但既然有风，那就表示一定有地方通外头，这就行了。

甬道里没有人，听听也没有一点动静。

显然，百花城主已经走了多时。

楚云秋矮身轻轻钻了过去。

到了石壁这条甬道内，他连停都没敢停便顺着甬道往前奔去，东弯西拐一阵之后，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线光亮。

不是天亮，是灯光。

现在是夜里，即使是十五月圆也没有这么亮，自然是灯光无疑。

---

有灯光的地方就该有人，楚云秋立即凝力运功减低了速度。

近了，他看清楚了。

那丝光亮是从前面不远处左边石壁上射出的，到了近前一看，原来是两扇虚掩着的石门，光亮是从门缝里透射出来的。

凝神听听，石门那边没有什么动静，似乎是没有人的，没有人的地方怎么会有灯，难不成是临走忘了熄灯？

楚云秋心念转动间抬手缓缓推开了两扇石门，门开了，好大的一间石室，地上是红毡，顶上是琉璃宫灯，家具摆设无一不精美，无一不豪华，只是太零乱了，似乎是被谁翻过，东西扔得东一堆，西一堆的，满地上都是。

楚云秋没工夫进去细看，早上步离开这座‘百花城’就多一线生机。

他转身要走，却一眼瞥见衣裳堆里露着一样东西，那是幅画，露着一半，不是别的画，是幅画像，而且是幅女子画像。

楚云秋现在对女子画像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忍不住一步跨了进去。

从衣裳堆里拉出那幅女子画像一看，他不禁怔住了。

画像上的女子，绝美，誉之为国色天香、风华绝代毫不为过，穿一身玄装，云髻高挽，环佩低垂，浅浅含笑，仪态万千，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

画上题的有一首诗，是一首七绝：“夜半春雷惊梦残，觉来泪痕犹未干，云里尺素虽难寄，一轴小影盼君怜。”

---

上款是四字“凌霄密藏”，下款是九个字“含烟于甲午年春二月。”

这不就是‘归元寺’那老和尚说的那幅画像么？

老和尚没骗他，确有这么一幅画像，照画上那首题诗看，这画中女子含烟不但是乃父的红粉知己，而且两个人的关系已相当亲密，只是，这幅画现在怎么会落在“百花城”里？

难道说当日以百颗明珠代价，让乐无畏远赴“汉阳”诋去这幅画像的不是梅凌烟，是这位‘百花城主’？

不对，乐无畏说那人说话是‘扬州’口音，而这位‘百花城主’并不带一点‘扬州’口音。

而且“扬州”梅家废宅，水榭墙上发现的那阙陆放翁的“钗头凤”，分明是梅凌烟写下的，上款有个“含”字，也极有可能是‘含烟’二字，照这么看梅凌烟跟这叫‘含烟’的女子很可能也有关系。

也就是说，当日以百颗明珠代价让乐无畏远赴“汉阳”“归元寺”骗去这幅画的，十九是梅凌烟，那么如今这幅画像怎么会在“百花城”里？

难道说那残废老人不是梅凌烟，这‘百花城主’才是梅凌烟，‘百花城主’所说的夺他爱妻、害得他家破人亡，就是指当年梅家遭遇的变故！

楚云秋好不容易本来明白了，这么一来他却又糊涂了。

他想整理思路静静地想下去，奈何他不敢多待，无暇多想，定了定神把那幅画像往怀里一塞，翻身扑了出去。

---

他飞身疾驰，转眼工夫后，他听见了虫鸣也有蛙鸣，显然已离出口不远，他精神一振，加速扑了过去。

拐了一个弯，他看见了一个漆黑的洞口，一阵阵的风就是从这个洞口里吹进来的，当然，那是出口。

眼看到了出口，楚云秋反倒减慢了速度，缓下了身法。

洞口长着一片杂树丛，枝叶相当的茂密，楚云秋静静凝神听了一下之后，拨开枝叶窜了出去。

出洞再看，这个洞口是在‘百花城’后的一条土沟里，紧挨着‘百花城’的城墙，他毫无阻拦地逃出了‘百花城’，但他却不敢多停留。

因为他还没有脱离险地，能炸毁整座‘百花城’的炸药威力自是相当大，不离远一点恐怕仍难免被震波及。

所以，他一出洞口就翻上土沟，往夜色中飞掠而去。

这时候，在‘百花城’里一座高高的瞭望碉堡上，正有一个人在看着他，看着他从那洞口出来，看着他翻上土沟飞掠而去。

这个人是‘百花城主’！

当他望着楚云秋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夜色里之后，他忽然笑了，却笑出了声，笑得洋洋得意！

楚云秋一口气奔到了一处山脚下，他不知道他跑出了有多远，但他自信已脱出了震威范围。

他并不累，可是他坐下来，他要静静想一想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---

夜凉似水，群星闪烁，这地方四野无声，声响在树间，该是想事情的好地方。

他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，重新整理思路。

如果‘百花城主’就是‘残缺门主’是梅凌烟的话，那么，那残废老人又会是谁？‘百花城主’说那残废老人就是引诱乃父改习‘左手刀法’的人，这话可信么？

他认为可信，只因为‘百花城主’料定他必死，不可能再对他有虚言假话。

“百花城主”的话可信，可是他对自己的推测却又起了疑问！

他怀疑梅恨天是‘扬州’‘梅家’的后人，也就是梅凌烟的儿子，假如‘百花城主’是梅凌烟，他又怎么会以‘残缺门’那套‘左手刀法’害他自己的儿子。

那么，是这个‘百花城主’不是梅凌烟，还是梅恨天不是梅家的后人，不是梅凌烟的儿子？

要是‘百花城主’不是梅凌烟，他何来这幅画像，除非当初乐无畏去骗这幅画像的不是他，那么让乐无畏去诌那幅画像的又是谁呢？

他不想还好，越想竟越糊涂了。

就在他越想越糊涂，越想越烦躁之际，他忽然瞥见一条人影在二三十丈外疾闪而逝，身法奇快。

他霍地站了起来，打算走过去看看，可是他身躯才一动便又停了下来。

因为，他突然想到不该多管闲事，也没工夫多管闲事，早要抢在‘百花城主’前头找到那残废老人才是正经。

---

一念及此，他就要走。

蓦地一声惨呼，从适才黑影疾闪而逝方向传了过来。

他心头一震，顾不得再想正经的，提一口气飞身扑了过去。

二三丈距离转眼间，到了适才黑影疾闪而逝处，他一眼便看见前面十丈左右处地上倒卧着一团黑影。

他腾身又扑了过去。

到近前再看，地上倒卧的是个黑衣人，四肢横伸，面向上倒卧，眉心处有一个血洞，还在汩汩地往外冒血。

好狠，好辣的手法，这是谁下的毒手？

楚云秋刚蹲下去，忽然目闪寒芒又站了起来，抬眼望着五六丈外一片树叶冷然发话：“敢做就敢当，不必缩头缩尾，出来说话。”

这句话刚说完，那片矮树叶里传出一声冷叱，一条矮小人影带着一片劲风扑了过来，人还没到一缕破空声便已袭到！

楚云秋从那一声冷叱中便听出来是个女子，再觉出那缕破空之声击的是他的面门，马上明白地上这黑衣人是死在来人这种还不知道是何物的暗器下。

他一低头，一缕劲风从头顶掠过，紧接着来人已扑到，楚云秋没再躲，抖手一掌挥了出去。

一声惊呼，那条矮小人影在半空中翻滚倒射，一个凌空的触斗落了下了地，踉跄几步才拿椿站稳。

楚云秋这一掌是用了五成真力，那是因为在没有明不真相之前，他不愿伤人，要不然来人非伤在他掌下不

---

可。

楚云秋一掌击退来人之后，立即冷冷地说道：“一个女孩儿家，出手怎么会这么的狠毒！”

“住口！”

那矮小人影是个黑衣蒙面女子，一个黑布罩罩住一颗乌云螭首，在两眼处挖了两个洞，只听她冷叱一声，道：“杀你们这种毫无人性的恶徒，就得用这种手法，我还嫌便宜了你们呢！”

闪身又要扑。

楚云秋一怔，忙道：“慢着！”

那黑衣蒙面女子道：“你不用说什么了，我要你比他死得更惨。”

话落，人已扑到，一双雪白的手掌当胸便抓。

楚云秋侧身躲过，道：“你恐怕误会了，我跟地上这个人不是一路的。”

黑衣蒙面女子冷笑道：“你把我当成三岁孩童，不妨告诉你，我杀他就是为引你们上钩的。”

旋身一掌拍了过来。

楚云秋硬迎一掌，砰然一声又把黑衣蒙面女子震得踉跄暴退，道：“就凭我这两掌，我若跟地上这人是一路的，你早就伤在我手下了！”

黑衣蒙面女子稳住了身躯，但却没再扑，冷冷地说道：“那你是……”

楚云秋道：“我是从这儿路过的，听见惨叫声过来看看个究竟的。”

黑衣蒙面女子冷冷地道：“真是这样么？”

楚云秋道：“你应该觉得出，我适才两掌未尽全力。”

黑衣蒙面女子道：“现在你已经看见究竟了，可以走你的路了！”

楚云秋道：“你告诉我个理由，只要他该杀，我马上走路。”

黑衣蒙面女子笑道：“看不出你还挺爱管闲事的啊……”

忽听一声巨响，遥遥传了过来，地皮为之微微一颤，旋见‘百花城’方向火光冒起了半天。

黑衣蒙面女子禁不住惊呼一声！

楚云秋心知这是‘百花城’地下埋的炸药爆炸了。

一震之威如此，他要是还没逃出‘百花城’，如今岂有生还之理？他不但为之心惊，简直就为之寒颤。

只听黑衣蒙面女子惊声道：“‘百花城’好端端的怎么会……”

楚云秋道：“是‘百花城主’自己炸的。”

黑衣蒙面女子一怔，道：“是‘百花城主’自己将‘百花城’……那怎么会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楚云秋道：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这个人，我自会告诉你‘百花城主’为什么炸掉他自己创之不易的基业？”

黑衣蒙面女子冷然道：“我为什么杀他，你管不着！”

楚云秋道：“我不妨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让我明白个究竟，可别怪我不让你离开这个地方。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！”

---

黑衣蒙面女子冷笑道：“我倒要试试，看你能将我拦住么！”

她腾身倒射，快捷如电。

楚云秋却比她更快，一步便已跨到，探掌抓了过去。

黑衣蒙面女子可真的没有想到楚云秋有这么快，惊呼了一声，弓娇躯，踢玉腿，一个筋斗往外翻去。

楚云秋一步又自跟到，抓势不变，递了过去。

黑衣蒙面女子这下知道楚云秋不是夸口的，一边翻身躲闪，一边发生了一声尖锐异常的短啸。

楚云秋心知她是在呼唤同伴讨救兵，他装不知道，仍然步步迫进，他不让她脱身，可也绝不碰着他。

他没料错，片刻工夫，一道疾速异常的衣袂飘风声由远而近，紧接着一声冰冷娇叱传了过来：“住手！”

楚云秋听了来人，当即收手停步。

一共八条人影射落身边，赫然又是八名黑衣蒙面女子，向着为首一名施礼叫了一声：“姑娘！”

被称为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微微抬了抬手，那双手修长，晶莹如玉，她一双清澈而冷的目光，从地上黑衣人掠过，落在楚云秋脸上，冰冷道：“就引来他一个么？”

黑衣蒙面女子忙道：“回姑娘，他说他不是他们一伙儿的。”

被称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：“你相信他不是他们一伙儿的。”

黑衣蒙面女子道：“婢子本不信，可是他能伤婢子却没伤婢子！”

---

这位姑娘倒是实话实说。

被称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既不是地上这人一伙儿的，为什么跟我们的人为难？”

楚云秋知道，这是在跟他说话，当即说道：“半夜三更，荒郊旷野碰到这种事，任谁都会问上一问，是么？”

被称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：“不关你的事你问什么？”

楚云秋道：“不关我的事我才问，要关我的事就不止问了。”

被称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，两眼寒芒暴闪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好大口气，你想知道，我的人为什么杀这个人，是么？”

楚云秋道：“不错！？”

被称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：“容易，你管闲事必得有所仗恃，你要是能胜过我一招半式，我自会告诉你。”

话落，扬手，轻轻一掌拍了过来。

这些姑娘简直一个赛一个横，说打就打。

她这么一只欺雪赛霜、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，加这又是这么轻飘飘的一掌，任谁也不相信这一掌能伤人。

可是楚云秋看得出，这轻飘飘的一掌蕴含惊人的威力，而且这遥遥的一掌已罩住了他周身大穴，两丈方圆内无论躲到那儿都难逃这一击。

好在他也没想躲，他抬手一指遥遥点了过去。

被称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，两眼寒芒再闪，忽然变拍为拂，尖尖的五指拂向了楚云秋的腕脉。

---

楚云秋也变了一招，变点为抓，微曲五指抓向对方那一段皓腕。

乍看，两个人相隔近丈像在比划着玩儿，但在行家一看就知道，这是一种至高的武学，是任何一方有懈可击，马上就会受制于对方。

突然，被称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冷哼一声，闪身扑到，双掌连挥如电，立即把楚云秋罩在掌影之内。

就在这时候，楚云秋也闪动身躯，两条人影疾闪交错而过。

两个人换了方位，被称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到了楚云秋原来站的地方，没动。

楚云秋到了八名黑衣蒙面女子身前，也就是适才被称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所站的地方，他也没动。

八名黑衣蒙面女子十六道目光疾转，先看楚云秋，再看她们姑娘。

她们没能在楚云秋身上看出什么异状，也没能从她们姑娘身上看出什么异状。

但——

忽听被称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：“难怪你这么大的口气，果然是有所仗恃，我认输就是……”

那八名黑衣蒙面女子十六道目光倏又凝聚在楚云秋身后，方待有所行动。

只见被称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忽抬起了皓腕，道：“不许这样，话是我说的，咱们输要输得起。”

一顿，接着又道：“现在我告诉你我的人为什么杀他，